

謝曰臣受性凶頑生長亂濁面墻不啓無由開達然貪生
畏死奉靈敬神今日受教此乃天也徹哉聖命以爲身範
是小醜之臣當獲生活唯垂哀護願賜上元夫人使帝還
坐王母謂夫人曰卿之爲戒言甚急切更使未解之人畏
於志意夫人曰若其志道將以身投餓虎忘軀破滅蹈火
履水固於一志必無憂也若其志道則心疑真性嫌惑之
徒不畏急言急言之發欲成其志耳阿母既有念必當賜
以尸解之方耳王母曰此子勤心已久而不遇良師遂欲
毀其正志當疑天下必無仙人是故我發閭宮暫舍塵濁
旣欲堅其仙志又欲令向化不惑也今日相見令人念之
至於尸解下方吾甚不惜後三年吾必欲賜以成丹半劑
石象散一具與之則徹不得復停當今匈奴未彌邊隅有

事何必令其倉卒舍天下之尊而便入林岫但當問篤向
之志必卒何如其廻改吾方數來王母因拊帝背曰汝用
上元夫人至言必得長生可不勗勉耶帝跪曰徹書之金
簡以身莫之焉帝又見王母巾笈中有一卷書盛以紫錦
之囊帝問此書是仙靈方耶不審其目可得瞻盼否王母
出以示之曰此五嶽真形圖也昨青城諸仙就吾請求今
當過以付之乃三天太上所出文祕禁重豈汝穢質所宜
佩乎今且與汝靈光生經可以通神勸心也帝下地叩頭
固請不已王母曰昔上皇清虛元年三天太上道君下觀
六合瞻河海之長短察丘山之高卑立天柱而安於地理
植五嶽而擬諸鎮輔貴昆陵以含靈仙尊蓬丘以館真人
安水神于極陰之源棲太帝于扶桑之墟於是方丈之阜

爲理命之室滄浪海島養九老之堂祖瀛玄炎長元牝生
鳳麟聚窟各爲洲名並在滄流大海玄津之中水則碧黑
俱流波則震蕩羣精諸仙玉女聚居滄溟其名難測其實
分明乃因山源之規矩觀河嶽之盤曲陵迴阜轉山高隴
長周旋逶迤形似書字是故因象制名定實之號書形祕
於玄臺而出爲靈真之信諸仙佩之皆如傳章道士執之
經行山川百神羣靈尊奉親近汝雖不正然數訪仙澤扣
求不忘于道欣子有心今以相與當深奉慎如事君父泄
示凡夫必禍及也上元夫人語帝曰阿母今以瓊笈妙韞
發紫臺之文賜汝八會之書五嶽真形可謂至珍且貴上
帝之玄觀矣子自非受命令神弗見此文矣今雖得其真
形觀其妙理而無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符太陰六丁通
真逐靈玉女之錄太陽以戊招神天光策精之書左乙混
沌東蒙之文右庚素收攝殺之律壬癸六遜隱地八術丙
丁入火赤班符六辛入金致黃水月華之法六己后精金
光藏景化形之方子午卯酉八稟十訣六靈咸儀丑辰未
戌地真素訣長生紫書三五順行寅申巳亥紫度炎光內
視中方凡缺此十二事者當何以召山靈朝地神攝總萬
精驅策百鬼束虎豹役蛟龍乎子所謂適知其一未見其
他也帝下席叩頭曰徹下土濁民不識清真今日聞道是
生命會遇聖母今當賜以真形修以度世夫人云今告徹
應須五帝六甲六丁六符致靈之術旣蒙啓發弘益無量
唯願告誨濟臣飢渴使已枯之木蒙靈陽之潤焦炎之草
幸甘雨之溉不敢多陳帝啓叩不已王母又告夫人曰夫

真形寶文靈宮所貴此子守求不已誓以必得故虧科禁
特以與之然五帝六甲通真招神此術眇邈必須清潔至
誠殆非流濁所宜施行吾今既賜徹以真形夫人當授之
以致靈之途矣吾嘗憶與夫人共登玄隴朔野及曜真之
山視王子童王子立就吾求請太上隱書吾以三元祕言
不可傳泄於中仙夫人時亦有言見助於子童之言志矣
吾既難違來意不獨執惜至於今日之事有以相似後造
朱火丹陵食靈瓜味甚好憶此未久而已七千歲矣夫人
既以告徹篇目十二事畢必當匠而成之緣何令人主稽
首請乞叩頭流血耶上元夫人曰阿環不苟惜向不持來
耳此是太虛羣文真人赤童所出傳之既自有男女之限
禁又宜授得道者恐徹下才未應得此耳王母色不平乃

曰天禁漏泄犯違明科傳必其人授必知真者夫人何向
下才而說其靈飛之篇目乎妄說則泄泄而不傳是術天
道此禁豈輕於傳耶別敕三官司直推夫人之輕泄也吾
之五嶽真形太寶乃太上天皇所出其文寶妙而爲天仙
之信豈復應下授於劉徹耶直以徹孜孜之心數請川嶽
勤修齋戒以求神僊之應志在度世不遭明師故吾等有
以下眇之耳至於教仙之術不復限惜而弗傳夫人且有
致靈之方能獨執之乎吾今所以授徹真形文者非謂其
必能得道欲使其精誠有驗求僊之不惑可以誘進向化
之徒又欲令悠悠者知天地間有此靈真之事足以却不
信之狂夫耳吾意在此也此子性氣淫暴服精不純何能
得成真仙浮空參差十方乎勤而行之適可度於不死耳

明科所云非長生難聞道難也行之難非行之難也終之難良匠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必巧也何足隱之耶夫人謝曰謹受命矣但環倒昔蒙倒景君無常先生二君傳靈飛之約以四千年一傳女授女不授男太上科禁已表於昭生之符矣環受書以來并賢大女卽抱蘭凡傳六十八女子固不可授男也伏見扶廣山青真小童受六甲靈飛於太甲中元凡十二事與環所授者同青真是環入火弟子所受六甲未聞別授於人彼男官也今止教取之將以授徹也先所以告篇目者意是愍其有心將欲堅其專氣令且廣求他日與之亦欲以男授男承科而行使勤而方獲令知天真之珍貴耳非徒苟執術泄天道阿環主臣願不罪焉阿母真形之貴愍於勤志亦已授之可謂大不宜

王母笑曰亦可恕乎上元夫人卽命侍女紀離容徑到扶廣山敕青真小童出六甲左右靈飛致神之方十二事當以授劉徹也須臾侍女還捧五色玉笈鳳文之蘊以出六甲之文曰弟子何昌言向奉使絳河攝南真七元君檢校羣龍猛獸之數事畢授教承阿母相詣劉徹家不意天靈至尊乃復下降於臭濁中也不審起居比來何如侍女紀離容至云尊母欲得金書祕字六甲靈飛左右策精之文十二事欲授劉徹輒封一通付信曰徹雖有心實非仙才詎宜以此傳泄於行尸乎昌近在帝處見有上言者甚衆云山鬼哭於叢林孤魂號於絕域與師旅而族有功忘賞勞而刑士卒縱橫白骨煩擾黔首淫酷自恣罪已彰於太上怨已見於天氣囂言互聞必不得度世也奉尊見教

不敢違耳王母歎曰言此子者誠多然帝亦不必推也夫
好道慕仙者精誠志念齋戒恩愆輒除過一月克已反善
奉敬真神存真守一行此一月輒除過一年徹念道累年
齋亦勤矣累禱名山願求度脫校計功過殆已相掩但今
以去勤修至誠奉上元夫人之言不宜復奢淫暴虐使萬
兆勞殘冤魂窮鬼有被搨之訴流血之尸忘功賞之辭耳
夫人乃下席起立手執八色玉笈鳳文之蘊仰帝而祝曰
九天浩洞太上耀靈神照玄寂清虛朗明登虛者妙守氣
者生至念道臻寂感真誠役神形辱安精年榮授徹靈飛
及此六丁左右招神天光策精可以步虛可以隱形長生
久視還白留青我傳有四萬之紀授徹傳在四十之齡違
犯泄漏禍必族傾反是天真必沉幽冥爾其慎禍敢告劉

爾師主是真青童小君太上中黃道君之師真元
天王入室弟子也姓延陵名陽字庇華形有嬰孩之貌故
仙宮以青真小童為號其為器也玉朗洞照聖周萬變玄
鏡幽覽才為真俊游於扶廣權此始運館玄圃治仙職分
子在師居從爾所願不存所授命必傾淪言畢夫人一一
手指所施用節度以示帝焉凡十二事都畢又告帝曰夫
五帝者方面之天精六甲六位之通靈佩而尊之可致長
生此書上帝封於玄景之臺子其寶秘焉王母曰此三天
太上之所撰藏於紫陵之臺隱以靈壇之房封以華琳之
函韞以蘭蘭之帛約以紫羅之素印以太帝之璽受之者
四十年傳一人無其人八十年可頓授二人得道者四百
年一傳得仙者四千年一傳得真者四萬年一傳昇太上

者四十萬年一傳非其人謂之泄天道得其人不傳是謂
蔽天寶非限妄傳是謂輕天老受而不敬是謂慢天藻泄
蔽輕慢四者取死之刀斧延禍之車乘也泄者身死於道
路受上刑而骸裂蔽者盲聾於來世命凋枉而卒歿輕則
鐘禍於父母詣玄都而考罰慢則暴終而墮惡道棄疾於
後世此皆道之科禁故以相戒不可不慎也王母因授以
五嶽真形圖帝拜受俱畢夫人自彈雲林之璈歌步玄之
曲王母命侍女曰四非答哥哥畢乃告帝從者姓名及冠
帶執佩物名所以得知而紀焉至明日王母與上元夫人
同乘而去人馬龍虎導從音樂如初而時雲彩鬱勃盡爲
香氣極望西南良久乃絕帝既見王母及上元夫人乃信
天下有神仙之事其後帝以王母所授五真圖靈光經及

上元夫人所授六甲靈飛十二事自撰集爲一卷及諸經
圖皆奉以黃金之箱封以白玉之函以珊瑚爲軸紫錦爲
囊安著柏梁臺上數自齋潔朝拜燒香灑掃然後乃執省
焉帝自受法出入六年意旨清暢高韻自許爲神真見降
必當度世恃此不修至德更興起臺館勞弊萬民坑降殺
服遠征夷狄路盈怒歎流血膏城每事不從至太初元年
十一月乙酉天火燒柏梁臺真形圖靈飛經錄十二事靈
光經及自撰所受凡十四卷并函並失三母當知武帝既
不從訓故火災耳其後東方朔一旦乘龍飛去同時衆人
見從西北上冉冉仰望良久大霧覆之不知所適至元狩
二年二月帝病行齎屋西憇五柞宮丁卯帝崩入殯未央
宮前殿三月葬茂陵是夕帝棺自動而有聲聞宮外如此

數遍又有芳香異常陵畢墳埏間大霧門柱壞霧經一月許日帝塚中先有一玉箱一玉杖此是西胡康渠王所獻帝甚愛之故入梓宮中其後四年有人於扶風市中買得此二物帝時左右侍人有識此物是先帝所珍玩者因認以告有司詰之買者乃商人也從關外來宿鄜市其日見一人於北車巷中賣此二物青布三十疋錢九萬卽售之度實不知賣箱杖主姓名事實如此有司以聞商人放還詔以二物付太廟又帝崩時遺詔以雜經三十餘卷常讀玩之使隨身斂到建康一年河東功曹李友入上黨抱犢山採藥於巖室中得此經盛以金箱卷後題東觀臣姓名記月日武帝時也河東太守張純以經箱奏進帝問武帝時左右侍臣有典書中郎冉登見經及箱流涕對曰此孝

武皇帝殞殮時物也臣當時以著梓宮中不知何緣得出宣帝大愴然驚愕以經付孝武帝廟中按九都龍真經云得仙之下者皆先死過太陰中鍊淨骸度地戶然後乃得尸解去耳且先斂經杖乃忽顯出貸於市中經見山室自非神變幽妙孰能如此者乎

出漢武內傳

太平廣記卷第四

神僊四

王子喬

鳳綱

琴高

鬼谷先生

蕭史

徐福

王母使者

月支使者

衛叔卿

張栻

陽翁伯

王子喬

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也好吹笙作鳳凰鳴遊伊洛之間
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山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見桓良
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嶺
望之不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後立祠於緱氏及嵩山
出列仙傳

鳳綱

太平廣記卷第四

神僊四

王子喬

鳳綱

琴高

鬼谷先生

蕭史

徐福

王母使者

月支使者

衛叔卿

張栻

陽翁伯

王子喬

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也好吹笙作鳳凰鳴遊伊洛之間
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山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見桓良
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嶺
望之不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後立祠於緱氏及嵩山
出列仙傳

鳳綱

鳳網者漁陽人也常採百草花以水漬封泥之自正月始
盡九月末止埋之百日煎九火卒死者以藥內口中皆立
活網常服此藥至數百歲不老後入地肺山中僊去出神傳

琴高

琴高者趙人也以鼓琴爲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遊
冀州涿郡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與弟子期
之曰皆潔齋候於水旁設祠屋果乘赤鯉來坐祠中且有
萬人觀之留一月餘復入水去出列仙傳

鬼谷先生

鬼谷先生晉平公時人隱居鬼谷因爲其號先生姓王名
利亦居清溪山中蘇秦張儀從之學縱橫之術二子欲馳
驚諸侯之國以智詐相傾奪不可化以至道夫至道玄微
非下才得造次而傳先生痛其道廢絕數對蘇張涕泣然
終不能寤蘇張學成別去先生與一隻履化爲犬北引二
子卽日到秦矣先生凝神守一朴而不露在人間數百歲
後不知所之秦皇時大宛中多枉死者橫道有烏銜草以
覆死人面遂活有司上聞始皇遣使齋草以問先生先生
曰巨海之中有十洲曰祖洲瀛洲玄洲炎洲元洲流洲光
生洲鳳麟洲聚窟洲此草是祖洲不死草也生在瓊田中
亦名養神芝其葉似菰不叢生一株可活千人耳出仙傳拾遺

蕭史

蕭史不知得道年代貌如二十許人善吹簫作鸞鳳之響
而瓊姿煒燦風神超邁真天人也混迹於世時莫能知之
秦穆公有女弄玉善吹簫公以弄玉妻之遂教弄玉作鳳

鳴居十數年吹簫似鳳聲鳳來止其屋公爲作鳳臺夫
婦止其上不飲不食不下數年一旦弄玉乘鳳蕭史乘龍
昇天而去秦爲作鳳女祠時聞簫聲今洪州西山絕頂有
蕭史石僊壇石室又巖屋眞像存焉莫知年代出神仙傳拾遺

徐福

徐福字君房不知何許人也秦始皇時大宛中多枉死者
橫道數有烏銜草覆死人面皆登時活有司奏聞始皇始
皇使使者齎此草以問北郭鬼谷先生云是東海中祖洲
上不死之草生瓊田中一名養神芝其葉似菰生不叢一
株可活千人始皇於是謂可索得因遣福及童男童女各
三千人乘樓船入海尋祖洲不返後不知所之逮沈羲得
道黃老遣福爲使者乘白虎車度世君司馬生乘龍車侍

半身枯黑步履
必艱乃有志求仙
而竟得醫仙亦
何所遭之幸也

郎薄延之乘白鹿車俱來迎羲而去由是後人知福得道
矣又唐開元中有士人患半身枯黑御醫張尚容等不能
知其人聚族言曰形體如是寧可久耶聞大海中有神僊
正當求僊方可愈此疾宗族留之不可因與侍者齎糧至
登州大海側遇空舟乃賞所携掛帆隨風可行十餘日近
一孤島島上有數百人如朝謁狀須臾至岸岸側有婦人
洗藥因問彼皆何者婦人指云中心牀坐鬚髮白者徐君
也又問徐君是誰婦人云君知秦始皇時徐福耶曰知之
此則是也頃之衆各散去其遂登岸致謁具語始末求其
鑿理徐君曰汝之疾遇我卽生初以美飯哺之器物皆奇
小某嫌其薄君云能盡此爲再殮也但恐不盡爾某連啖
之如數甌物致飽而飲亦以一小器盛酒飲之致醉翌日

以黑藥數丸令食訖痢黑汁數升其疾乃愈某求住奉
事徐君云爾有祿位未宜卽留當以東風相送無愁歸路
遙也復與黃藥一袋云此藥善治一切病還遇疾者可以
刀圭飲之某還數日至登州以藥奏聞時玄宗令有疾者
服之皆愈

出仙傳拾遺
及廣異記

王母使者

漢武帝天漢三年帝巡東海祠恒山王母遣使獻靈膠四
兩吉光毛裘武帝以付外庫不知膠裘二物之妙也以爲
西國雖遠而貢者不奇使者未遣之帝幸華林苑射虎兕
弩絃斷使者時隨駕因上言請以膠一分以口濡其膠以
續弩絃帝驚曰此異物也乃使武士數人對牽引之終日
不脫勝未續時也膠青色如碧玉吉光毛裘黃白蓋神馬
之類裘入水終日不沈入火不焦帝悟厚賂使者而遣去
集絃膠出自鳳麟洲洲在西海中地面正方皆一千五百
里四面皆弱水遠之上多鳳麟數萬爲羣煮鳳喙及麟角
合煎作膠名之集絃膠一名連金泥弓弩已斷之絃刀劍
已斷之鐵以膠連續終不脫也

出仙傳
拾遺

月支使者

漢延和三年春武帝幸安定西胡月支國王遣使獻香四
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帝以香非中國所乏以付外庫又
獻猛獸一頭形如五六十日犬子大如狸其毛黃色國使
將以呈帝帝見使者抱之以入其氣禿悴尤恠其所貢之
非問使者曰此小物何謂猛獸使者對曰夫威加於百禽
者不必計其大小是以神麟爲巨象之王鳳凰爲大鵬之

宗亦不在巨細也臣國此去三十萬里常占東風入律百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者中國將有好道之君矣我國王將仰中土而慕道風薄金玉而厚靈物故搜奇蘊而索神香步天林而請猛獸乘肥車而濟弱水策驥足以度飛沙弊闊途徑艱苦蹊路于今十三年矣神香辟天殘之死疾猛獸却百邪之魍魎夫此二物者實濟衆生之至要助至化而升平豈圖陛下乃不知貴乎是臣國占風之謬也今日仰鑒天姿乃非有道之君也眼多視則貪恣口多言則犯難身多動則注賊心多節則奢侈未有此四多而天下成治者也帝默然不平帝乃使使者勅猛獸發聲試聽之使者乃指獸令發一聲獸舐唇良久忽如天雷霹靂之響又作兩目如礮礮之炎光久乃止帝登時顛蹙掩耳振動不然自止侍者乃武士皆失仗帝忌之因以此獸付上林苑令虎食之虎見獸皆相聚屈蹟如也帝恨使者言不遜欲罪之明日失使者及猛獸所在至始元元年京城大疫死者太半帝取月支神香燒之於城內其死未三日者皆活香氣經三月不歇帝信神香乃秘錄餘香一旦函檢如故而失神香也此香出於聚窟洲人鳥山山上多樹與楓樹相似而香聞數里名爲返魂樹亦能自作聲如群牛吼聞之者心振神駭伐其木根於玉釜中煮取汁更以微火熟煎之如黑粉狀今可丸名爲驚精香或名振靈丸或名返生香或名振檀香或名却死香一種六名斯實靈物也

出仙傳拾遺

衛叔卿

衛叔卿者中山人也服雲母得僊漢儀鳳二年八月壬辰
孝武皇帝閒居殿上忽有一人乘雲車駕白鹿從天而下
來集殿前其人年可三十許色如童子羽衣星冠帝乃驚
問曰爲誰答曰吾中山衛叔卿也帝曰子若是中山人乃
朕臣也可前共語叔卿本意謁帝謂帝好道見之必加優
禮而帝今云是朕臣也於是大失望默然不應忽焉不知
所在帝甚悔恨卽遣使者梁伯至中山推求叔卿不得見
但見其子名度世卽將還見帝問云汝父今在何所對曰
臣父少好僊道嘗服藥導引不交世事委家而去已四十
餘年云當入太華山也帝卽遣使者與度世共之華山求
尋其父到山下欲上輒火不能上也積數十日度世謂使
者曰豈不欲令吾與他人俱往乎乃齋戒獨上未到其嶺
於絕巖之下望見其父與數人博戲於石上紫雲鬱鬱於
其上白玉爲床又有數僊童執幢節立其後度世望而載
拜叔卿曰汝來何爲度世曰帝甚恨前日倉卒不得與父
言語今故遣使者梁伯與度世共來願更得見父也叔卿
曰前爲太上所遣欲誡帝以大災之期及救危厄之法國
祚可延而彊梁自貴不識真道而反欲臣我不足告語是
以去耳今當與中黃太乙共定天元吾終不復往耳度世
曰不審向與父並坐是誰也叔卿曰洪崖先生許由巢父
火低公飛黃子王子晉薛容耳今世向大亂天下無聊後
數百年間土滅金亡汝歸當取吾齋室西北隅大柱下玉
函函中有神素書取而按方合服之一年可能乘雲而行
道成來就吾於此勿得爲漢臣也亦不復爲語帝也度世

於是拜辭而去下山見梁伯不告所以梁伯意度世必有
所得乃叩頭於度世求乞道術先是度世與之共行見伯
情行溫實乃以語之梁伯但不見柱下之神方耳後掘得
玉函封以飛僊之香取而餌服乃五色雲母遂合藥服之
與梁伯俱僊去留其方與子而世人多有得之者出神
仙傳

張楷

張楷字公超有道術居華山谷中能爲五里霧有玉訣金
匱之學坐在立亡之道入學其術者填門如市故云霧市
今華山有張超谷焉出仙傳
拾遺

陽翁伯

陽翁伯者盧龍人也事親以孝葬父母於無終山山高八
十里其上無水翁伯廬於墓側晝夜號慟神明感之出泉

於其墓側因引水就官道以濟行人嘗有飲馬者以白石
一升與之令翁伯種之當生美玉果生白璧長二尺者數
雙一日忽有青童乘虛而至引翁伯至海上僊山謁羣僊
曰此種玉陽翁伯也一僊人曰汝以孝於親神其所感昔
以玉種與之汝果能種之汝當夫婦俱仙今此官卽汝他
日所居也天帝將巡省於此開禮玉十班汝可致之言訖
使僊童與俱還翁伯以禮玉十班以授僊童北平徐氏有
女翁伯欲求婚徐氏謂媒者曰得白璧一雙可矣翁伯以
白璧五雙遂壻徐氏數年雲龍下迎夫婦俱昇天今謂其
所居爲玉田坊翁伯僊去後子孫立大石柱於田中以紀
其事出仙傳
拾遺

神僊卷第五

神僊五

王次仲

墨子

劉政

孫博

天門子

玉子

茅濛

沈羲

陳安世

王次仲

王次仲者古之神僊也當周末戰國之時合縱連衡之際
居大夏小夏山以為世之篆文功多而用寡難以速就四
海多事筆札所先乃變篆籀之體為隸書始皇既定天下
以其功利於人徵之入秦不至復命使召之勅使者曰吾
削平六合一統天下孰敢不賓者次仲一書生而逆天子
之命若不起當殺之持其首來以正風俗無肆其悍慢也
詔使至山致命次仲化為大鳥振翼而飛使者驚拜曰無

神僊卷第五

神僊五

王次仲

墨子

劉政

孫博

天門子

玉子

茅濛

沈羲

陳安世

王次仲

王次仲者古之神僊也當周末戰國之時合縱連衡之際
居大夏小夏山以為世之篆文功多而用寡難以速就四
海多事筆札所先乃變篆籀之體為隸書始皇既定天下
以其功利於人徵之入秦不至復命使召之勅使者曰吾
削平六合一統天下孰敢不賓者次仲一書生而逆天子
之命若不起當殺之持其首來以正風俗無肆其悍慢也
詔使至山致命次仲化為大鳥振翼而飛使者驚拜曰無

以復命亦恐見殺惟神人憫之烏徘徊空中故墮三翻使者得之以進始皇素好神僊之道聞其變化頗有悔恨今謂之落翻山在幽州界鄉里祠之不絕出仙傳拾遺

墨子

墨子者名翟宋人也仕宋爲大夫外治經典內修道術著書十篇號爲墨子世多學者與儒家分途務尙儉約頗毀孔子有公輸般者爲楚造雲梯之械以攻宋墨子聞之往詣楚脚壞裂裳裹足七日七夜到見公輸般而說之曰子爲雲梯以攻宋宋何罪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彊公輸般曰吾不可以已言於王矣墨子見王曰於今有人捨其文軒隣有一弊

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隣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隣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也王曰若然者必有狂疾翟曰楚有雲夢之麋鹿江漢之魚龜爲天下富宋無雉兔鮒魚猶梁肉與糟糠也楚有杞梓豫章宋無數丈之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聞人王更議攻宋有與此同王曰善哉然公輸般已爲雲梯謂必取宋於是見公輸般墨子解帶爲城以幘爲械公輸般乃設攻城之機九變而墨子九拒之公輸之攻城械盡而墨子之守有餘也公輸般曰吾知所以攻子矣吾不言墨子曰吾知子所以攻我我亦不言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之意不過殺臣謂宋莫能守耳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早已操臣守禦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乃止不復攻宋墨

子年八十有二乃歎曰世事已可知榮位非常保將委流俗以從赤松子游耳乃入周狄山精思道法想像神僊於是數聞左右山間有誦書聲者墨子臥後又有人來以衣覆足墨子乃伺之忽見一人乃起問之曰君豈非山岳之靈氣乎將度世之神僊乎願且少留誨以道要神人曰知子有志好道故來相候子欲何求墨子曰願得長生與天地相畢耳於是神人授以素書朱英丸方道靈教戒五行變化凡十五篇告墨子曰子有僊骨又聰明得此便成不復須師墨子拜受合作遂得其驗乃撰集其要以為五行記乃得地僊隱屋以避戰國至漢武帝時遣使者楊遵東帛加壁以聘墨子墨子不出視其顏色常如五十許人周游五嶽不止一處

出神
仙傳

劉政

劉政者沛人也高才博物學無不覽以為世之榮貴乃須臾耳不如學道可得長生乃絕進趨之路求養生之術勤尋異聞不遠千里苟有勝已雖奴客必師事之復治墨子五行記兼服朱英九年百八十餘歲色如童子能變化隱形以一人分作百人百人作千人千人作萬人又能隱三軍之衆使成一叢林木亦能使成鳥獸試取他人器物易置其處人不知覺又能種五果立使華實可食坐致行厨飯膳俱數百人又能吹氣為風飛砂揚石以手指屋宇山陵壺器便欲頽壞復指之即還如故又能化生美女之形及作水火又能一日之中行數千里能噓水與雲奮手起霧聚土成山刺地成淵能忽老忽少乍大乍小入水不沾

步行水上召江海中魚鼈蛟龍龜鼉卽皆登岸又口吐五色之氣方廣十里直上連天又能躍上下去地數百丈後去不知所在

出神
仙傳

孫博

孫博者河東人也有清才能屬文著書百餘篇誦經數十萬言晚乃好道治墨子之術能令草木金石皆爲火光照數里亦能使身成火口中吐火指大樹生草則焦枯更指還如故又有人亡奴藏匿軍中者捕之不得博語奴主曰吾爲卿燒其營舍奴必走出卿但諦伺捉之於是博以一赤丸子擲軍門須臾火起燭天奴果走出乃得之博乃復以一青丸子擲之火卽滅屋舍百物如故不損博每作火有所燒他人以水灌之終不可滅須臾自止之方止行

水火中不沾灼亦能使千百人從已蹈之俱不沾灼又與人往水上布席而坐飲食作樂使衆人舞於水上又山間石壁地上盤石博入其中漸見背及兩耳良久都沒又能吞刀劍數千枚及篋中出人如孔穴也能引鏡爲刀屈刀爲鏡可積時不改須博指之乃復如故後入林慮山服神丹而僊去

出神
仙傳

天門子

天門子者姓王名綱尤明補養之要故其經曰陽生立於寅純木之精陰生立於申純金之精天以木投金無往不傷故陰能疲陽也陰人所以著脂粉者法金之白也是以真人道士莫不留意精其微妙審其盛衰我行青龍彼行白虎取彼朱雀煎我玄武不死之道也又陰人之情

也每急於求陽然而外自戕抑不肯請陽者明金不爲木
屈也陽性氣剛燥志節踈畧至於遊宴言和氣柔辭語卑
下明木之畏於金也天門子既行此道年二百八十歲猶
有童子之色乃服珠體得仙入玄洲山去也出神
仙傳

玉子

玉子者姓韋名震南郡人也少好學衆經周幽王徵之不
出乃歎曰人生世間日失一日去生轉遠去死轉近而但
貪富貴不知養性命命盡氣絕則死位爲王候金玉如山
何益於灰土乎獨有神仙度世可以無窮耳乃師張子具
受衆術乃別造一家之法者道書百餘篇其術以務魁爲
主而精於五行之意演其微妙以養性治病消災散禍能
起飄風發屋折木作雷雨雲霧能以木尾石爲六畜龍虎

成能分形爲百千人能涉江海含水噴之皆成珠玉亦
不變或時閉氣不息舉之不起推之不動屈之不屈仰之
不直或百日數十日乃起每與子弟行各九泥爲馬與之
皆令閉日須臾成大馬乘之日行千里又能吐氣五色起
數丈見飛鳥過指之卽隨臨淵投符召魚鼈之屬悉來上
岸能令弟子舉眼見千里外物亦不能久也其務魁時以
器盛水着兩肘之間噓之水上立有赤光輝輝起一丈以
此水治病病在內飲之在外者洗之皆立愈後入崆峒山
合丹白日昇天而去出神
仙傳

茅濛

茅濛字初成咸陽南關人也卽東卿司命君盈之高祖也
濛性慈憫好行陰德廉靜博學逆觀周室將衰不求進於

諸侯常歎人生若電流出處宜及其時於是師北郭鬼谷先生受長生之術神丹之方後入華山靜齋絕塵修道合藥乘龍駕雲白日昇天先是其邑歌謠曰神僊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秦始皇聞之因改臘爲嘉平

出洞仙傳

沈羲

沈羲者吳郡人學道於蜀中但能消災治病救濟百姓不知服藥物功德感天天神識之羲與妻賈共載詣子婦卓孔寧家還逢白鹿車一乘青龍車一乘白虎車一乘從者皆數十騎皆朱衣仗矛帶劍輝赫滿道問羲曰君是沈羲否羲愕然不知何等答曰是也何爲問之騎人曰羲有功於民心不忘道自少小以來履行無過壽命不長年壽將

盡黃老今遣僊官來下迎之侍郎薄延之乘白鹿車是也度世君司馬生青龍車是也迎使者徐福白虎車是也須更有三僊人羽衣持節以白玉簡青玉命并玉字授羲羲不能識遂載羲昇天昇天之時道間鈕耘人皆共見不知何等斯須大霧霧解失其所在但見羲所乘車牛在田食苗或有識是羲車牛以語羲家弟子恐是邪鬼將羲藏山谷間乃分布於百里之內求之不得因百餘年忽還鄉里推求得數世孫名懷喜懷喜告曰聞先人說家有先人僊去久不歸也留數十日說初上天時云不得見帝但見老君東向而坐左右勅羲不得謝但默坐而已宮殿鬱鬱如雲氣五色玄黃不可名狀侍者數百人多女少男庭中有珠玉之樹衆芝叢生龍虎成羣游戲其間聞琅琅如銅鐵

之聲不知何等四壁熠熠有符書着之老君身形畧長一丈被髮文衣身體有光耀須臾數玉女持金按玉盃來賜羲曰此是神丹飲者不死夫妻各一杯壽萬歲乃告言飲服畢拜而勿謝服藥後賜棗二枚大如鷄子脯五寸遺羲曰暫還人間治百姓疾病如欲上來書此符懸之竿杪吾當迎汝乃以一符及僊方一首賜羲羲奄忽如寐已在地上多得其符驗也

陳安世

陳安世京兆人也為權叔本家傭賃稟性慈仁行見禽獸常下道避之不欲驚之不踐生蟲未嘗殺物年十三四叔本好道思神有二僊人託為書生從叔本游以觀試之而叔本不覺其僊人也久而意轉怠叔本在內方作美食而

二僊復來請門問安世曰叔本在否答曰在耳入白叔本叔本即欲出其婦引還而止曰餓書生輩復欲來飽腹耳於是叔本使安世出答言不在二人曰前者云在旋言不在何也答曰大家君教我云耳二人善其誠實乃謂叔本勤苦有年今適值我二人而乃懈怠是其不遇幾成而敗乃問安世曰汝好遊戲耶答曰不好也又曰汝好道乎答曰好而無由知之二人曰汝審好道明日早會道北大樹下安世承言早往期處到日西不見一人乃起欲去曰書生定欺我耳二人已在其側呼曰安世汝來何晚也答曰早來但不見君耳二人曰吾端坐在汝邊耳頻三期之而安世輒早至知可教乃以藥二丸與安世誠之曰汝歸勿復飲食別止於一處安世承誠二人常來往其處叔本恠

之曰安世處空室何得有人語往輒不見叔本曰向聞多人語聲今不見一人何也答曰我獨語耳叔本見安世不復食但飲水止息別位疑非常人自知失賢乃嘆曰夫道尊德貴不在年齒父母生我然非師則莫能使我長生先聞道者卽爲師矣乃執弟子之禮朝夕拜事之爲之灑掃安世道成白日昇天臨去遂以要道術授叔本叔本後亦僊去矣出神傳

廣記卷第五

太平廣記卷第六

神僊六

張子房

東方朔

王喬

周隱遙

劉商

張子房

張子房名良韓國人也避地於南陽徙居於沛後爲沛國人焉童幼時過下邳圯橋風雲方甚遇一老叟着烏巾黃單衣墜屐於橋下目子房曰孺子爲我取之子房無倦色下橋取履以進老叟引足以納之子房神意愈恭叟笑曰孺子可教也明且來此當有所教子房昧爽至叟已在矣日期而後至未可傳道如是者三子房先至亦無倦怠老叟喜以書授之曰讀此當爲帝王師若復求吾乃穀城山下黃石也子房讀其書能應機權變佐漢祖定天下後人

之曰安世處空室何得有人語往輒不見叔本曰向聞多人語聲今不見一人何也答曰我獨語耳叔本見安世不復食但飲水止息別位疑非常人自知失賢乃嘆曰夫道尊德貴不在年齒父母生我然非師則莫能使我長生先聞道者卽爲師矣乃執弟子之禮朝夕拜事之爲之灑掃安世道成白日昇天臨去遂以要道術授叔本叔本後亦僊去矣出神傳

廣記卷第五

太平廣記卷第六

神僊六

張子房

東方朔

王喬

周隱遙

劉商

張子房

張子房名良韓國人也避地於南陽徙居於沛後爲沛國人焉童幼時過下邳圯橋風雲方甚遇一老叟着烏巾黃單衣墜屐於橋下目子房曰孺子爲我取之子房無倦色下橋取履以進老叟引足以納之子房神意愈恭叟笑曰孺子可教也明且來此當有所教子房昧爽至叟已在矣日期而後至未可傳道如是者三子房先至亦無倦怠老叟喜以書授之曰讀此當爲帝王師若復求吾乃穀城山下黃石也子房讀其書能應機權變佐漢祖定天下後人

謂其書爲黃石公書修之於身能煉氣絕力輕身羽化與
綺里季東園公月李先生夏黃公爲雲霞之交漢初遇四
五小兒路上羣戲一兒曰着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
時人莫知之子房知之往拜之曰此東王公之玉童也所
謂金母者西王母也木公者東王公也此二元尊乃陰陽
之父母天地之本源化生萬靈育養群品木公爲男僊之
主金母爲女僊之宗長生飛化之士昇天之初先覲金母
後謁木公然後昇三清朝太上矣此歌乃玉童教世人拜
王公而揖王母也子房佐漢封留侯爲大司徒解形於世
葬於龍首原赤眉之亂人發其墓但見黃石枕化而飛去
若流星焉不見其尸形衣冠得索書一篇及兵畧數章子
房登僊位爲太玄童子常從老君於太清之中其孫道陵

東方朔之夕子房往焉拾遺

東方朔

東方朔小名曼倩父張氏名夷字少平母田氏夷年二百
歲顏若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時漢景帝三年也鄰
母拾朔養之時東方始明因以姓焉年三歲天下秘識一
覽暗誦於口恒指揮天上空中獨語隣母忽失朔累月暫
歸母咎之後復去經年乃歸母見之大驚曰汝行經年一
歸何以慰吾朔曰兒暫之紫泥之海有紫水汚衣仍過虞
泉湔浣朝發中還何言經年乎母又問曰汝悉經何國朔
曰兒湔衣竟暫息冥都崇臺一寤眠王公啗兒以丹粟霞
漿兒食之既多飽悶幾死乃飲玄天黃露半合卽醒還遇
一蒼虎息於路初兒騎虎而還打捶過痛虎嚙兒脚傷母

便悲嗟乃裂青布裳褻之朔復去家萬里見一枯樹脫布
掛樹布化爲龍因名其地爲布龍澤朔以元封中遊鴻濛
之澤忽遇母採桑於白海之濱俄而有黃眉翁指母以語
朔曰昔爲我妻託形爲太白之精今汝亦此星之精也吾
却食吞氣已九十餘年目中童子皆有青光能見幽隱之
物三千年一返骨洗髓二千年一剥皮伐毛吾生來已三
洗髓五伐毛矣朔旣長仕漢武帝爲太中大夫武帝暮年
好僊術與朔狎暱一日謂朔曰朕欲使愛幸者不老可乎
朔曰臣能之帝曰服何藥曰東北地有芝草西南有春生
之魚帝曰何知之曰三足鳥欲下地食此草義和以手掩
鳥目不許下畏其食此草也鳥獸食此卽美悶不能動問
白子何知之朔曰小兒時掘井陷落井下數十年無所託

有人引臣往取此草乃隔紅泉不得渡其人與臣一僕
臣乃乘履泛泉得而食之其國人皆織珠玉爲簞要臣入
雲輶之幕設玄珉雕枕刻鏤爲日月雲雷之狀亦曰鏤空
枕亦曰玄雕枕又薦氎毫之珍褥以百氎之毫織爲褥此
毫褥而冷常以夏日舒之因名柔毫水藻之褥臣舉手拭
之恐水濕席定視乃光也其後武帝寢於靈光殿召朔於
青綺宮締結幕下問朔曰漢年運火德統以何精何瑞爲
祥朔對曰臣常游昊然之墟在長安之東過扶桑七萬里
有雲山山頂有井雲從井中山若土德則黃雲火德則赤
雲金德則白雲水德則黑雲帝深信之太初二年朔從西
那邪國還得聲風木十枝以獻帝長九尺大如指此木出
因洹之水則禹貢所謂因桓是來卽其源也出甜波上有

紫燕黃鵠集其間實如細珠風吹珠如玉聲因以為名帝以枝遍賜羣臣年百歲者頒賜此人有疾枝則有汗將死者枝則折昔老聃在周二千七百年此枝未汗洪崖先生堯時年已三千歲此枝亦未一折帝乃賜朔朔曰臣見此枝三遍枯死死而復生何翅汗折而已語曰年末年枝忽汗此木五千歲一濕萬歲一枯也帝以為然又天漢二年帝升蒼龍館思僊術召諸方士言遠國遐鄉之事唯朔下席操筆疏曰臣遊北極至鏡火山日月所不照有龍銜火以照山四極亦有園圃池苑皆植異草木有明莖草如金燈折為燭照見鬼物形仙人甯封嘗以此草然為夜朝見腹內外有光亦名洞腹草帝到此草為蘇以塗明雲之觀夜坐此觀即不加燭亦名照魅草採以籍足則入水不沉

朔又嘗東遊吉雲之地得神馬一匹高九尺帝問朔何狀曰王母乘雲光輦以適東王公之舍稅此馬於芝田東王公怒棄此馬於清津天岸臣主土公壇因騎而反遶日三匝此馬入漢關關門猶未掩臣於馬上睡不覺還至帝曰其名云何朔曰因事為名名步景駒朔曰自馭之如駑馬蹇驢耳朔曰臣有吉雲草千頃種於九景山東二千年一花明年應生臣走往刈之以秣馬馬立不饑朔曰臣至東極過吉雲之澤帝曰何為吉雲曰其國常以雲氣占凶吉若有喜慶之事則滿室雲起五色照人着於草樹皆成五色露露味皆甘帝曰吉雲五露可得否曰臣負吉雲草以備馬此立可得日可三二往乃東走至夕而還得玄白青黃露盛以青琉璃各受五合授帝帝徧賜群臣其得之者

老者皆少疾者皆除也又武帝常見彗星朔折指星木以授帝帝指彗星應時星沒時人莫之測也朔又善嘯每曼聲長嘯輒塵落漫飛朔未死時謂同舍郎曰天下人無能知朔知朔者唯太王公耳朔卒後武帝得此語即召太王公問之曰爾知東方朔乎公對曰不知公何所能曰頗善星曆帝問諸星皆具在否曰諸星具獨不見歲星十八年今復見耳帝仰天歎曰東方朔生在朕傍十八年而不知是歲星哉慘然不樂其餘事跡多散在別卷此不備載

冥記及朔別傳

王喬

王喬河東人也漢顯宗時爲葉令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詣京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臨至

必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鳧焉乃四年時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縣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忽下玉棺於庭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欲召我耶乃沐浴服餌臥棺中蓋便立復宿昔乃葬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羊皆流汗喘乏人莫知之百姓爲立廟號葉君祠禱無不應遠近尊崇帝詔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畧無復聲或云卽古僊人王喬也示變化之跡於世耳

出仙傳拾遺

周隱遙

周隱遙洞庭山道士自云用里先生之孫山上有其祖用里廟用里村言其數世得道嘗居焦山中學太陰鍊形之道死於崖窟中囑其弟子曰檢視我屍勿令他物所犯六

年後若再生常以衣裳衣我弟子視之初則臭穢蟲壤唯
五臟不變依言閉護之至六年往看乃身全却生弟子備
湯沐以新衣衣之髮鬣而黑髭麤而直若獸鬣焉十六年
又死如前更七年復生如此三度已四十年餘近八十歲
狀貌如三十許人隋煬帝聞之徵至東都頒賜豐厚恩禮
隆異而懇乞歸山尋還本郡真觀中召至長安於內殿安
置問修習之道對曰臣所修者匹夫之志功不及物利唯
一身帝王修道一言之利萬國蒙福得道之效速於人臣
區區所學非九重萬乘之所修也懇求歸山尋亦遂其所
適出仙傳拾遺

劉商

劉商者中山靖王之後舉孝廉歷官合肥令而篤好無爲
清簡之道方術服鍊之門五金八石所難致者必力而求
之人有方疏未合鍊施效者必資其藥石給其鑪鼎助使
成之未嘗有所覲覩也因泛舟蒼雪間遂卜居武康上強
山下有樵童藥叟雖常草木之藥詣門而售者亦答以善
價一旦樵夫驚樵有术一把商亦傾致之其庭廡之下
籬落之間草木諸藥已堆積矣忽聞步杖策道遙田畝蹊
隧之傍聊自怡適聞藁林間有人相與言曰中山劉商今
日已賜真术矣蓋陰功篤好之所感乎窺林中杳無人跡
奔蹄取术修而服之月餘齒髮益盛貌如嬰童舉步輕速
可及馳馬登涉雲巖無復困憊又月餘坐知四方之事驗
若符契乃入上疆洞中咸通初有酒家以樵叟稍異盡禮
接之累月復一至因謂酒家曰我山中劉商也夙攻水墨

願留一圖以酬見待之厚使備繒素而約以再來一日果
至酒家援毫運思頃刻而千山萬水非世工之所及將去
謂酒家曰我祖淮南王今為九海總司居列真之任授我
以南溟都水之秩旬日遠別不復來矣如是十許日天色
晴霽香風瑞雲彌布山谷樵者見空中騎乘飛舉南去
出
遺傳拾

廣記卷第六

太平廣記卷第七

神僊七

白石先生

皇初平

王遠

伯山甫

馬鳴生

李八百

李阿

白石先生

白石先生者中黃丈人弟子也至彭祖時已二千歲餘矣
不肯修昇天之道但取不死而已不失人間之樂其所據
行者正以交接之道為主而金液之藥為上也初以居貧
不能得藥乃養羊牧猪十數年間約衣節用置貨萬金乃
大買藥服之常煮白石為糧因就白石山居時人故號曰
白石先生亦食脯飲酒亦食穀食日行三四百里視之色
如四十許人性好朝拜事神好讀幽經及太素傳彭祖問

願留一圖以酬見待之厚使備繒素而約以再來一日果
至酒家援毫運思頃刻而千山萬水非世工之所及將去
謂酒家曰我祖淮南王今為九海總司居列真之任授我
以南溟都水之秩旬日遠別不復來矣如是十許日天色
晴霽香風瑞雲彌布山谷樵者見空中騎乘飛舉南去
出
遺傳拾

廣記卷第六

太平廣記卷第七

神僊七

白石先生

皇初平

王遠

伯山甫

馬鳴生

李八百

李阿

白石先生

白石先生者中黃丈人弟子也至彭祖時已二千歲餘矣
不肯修昇天之道但取不死而已不失人間之樂其所據
行者正以交接之道為主而金液之藥為上也初以居貧
不能得藥乃養羊牧猪十數年間約衣節用置貨萬金乃
大買藥服之常煮白石為糧因就白石山居時人故號曰
白石先生亦食脯飲酒亦食穀食日行三四百里視之色
如四十許人性好朝拜事神好讀幽經及太素傳彭祖問

人間多夫老天上
身仙超奉之
昔天均相寄我
白石先生而師
求聞達者也

之曰何不服昇天之藥答曰天上復能樂比人間乎但莫使老死耳天上多至尊相奉事更苦於人間故時人呼白石先生為隱遁儒人以其不汲汲於昇天為儒官亦猶不

出神
仙傳

皇初平

皇初平者丹溪人也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不復念家其兄初起行山尋索初平歷年不得後見市中有一道士初起召問之曰吾有弟名初平因令牧羊失之四十餘年莫知死生所在願道君為占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一牧羊兒姓皇字初平是卿弟非疑初起聞之即隨道士去求弟遂得相見悲喜語畢問初平年何在曰近在山東耳初起往視之不

見但見白石而還謂初平曰山東無羊也初平曰羊在耳兄但自不見之初平與初起俱往看之初平乃叱曰羊起於是白石皆變為羊數萬頭初起曰弟獨得僊道如此吾可學乎初平曰唯好道便可得之耳初起便棄妻子留住就初平學共服松脂茯苓至五百歲能坐在立亡行於日中無影而有童子之色後乃俱還鄉里親族死終畧盡乃復還去初平改字為赤松子初起改字為魯班其後服此藥得僊者數十人

出神
仙傳

王遠

王遠字方平東海人也舉孝廉除郎中稍加中散大夫學通五經尤明天文圖讖河洛之要逆知天下盛衰之期九州吉凶如觀之掌握後棄官入山修道道成漢孝桓帝聞

之連徵不出使郡國逼載以詣京師遠低頭閉口不答詔乃題宮門扇板四百餘字皆說方來之事帝惡之使削去外字適去內字復見墨皆徹板裏削之愈分明遠無子孫鄉里人累世相傳供養之同郡太尉陳耽爲遠營道室旦夕朝拜之但乞福未言學道也遠在陳家四十餘年陳家曾無疾病死喪奴婢皆然六畜繁息田桑倍獲遠忽語陳耽曰吾期運當去不得久停明日日中當發至時遠死耽知其僊去不敢下着地但悲啼嘆息曰先生捨我我將何怙具棺器燒香就牀衣裳之至三日夜忽失其屍衣冠不解如蚘蛻耳遠卒後百餘日耽亦卒或謂耽得遠之道化去或曰知耽將終故委之而去也初遠欲東入括蒼山過吳住胥門蔡經家蔡經者小民耳而骨相當僊遠知之故

住其家遂語經曰汝生命應得度世欲取汝以補官僚耳然少不知道今氣少肉多不得上去當爲屍解如從狗竇中過耳於是告以要言乃委經而去經後忽身體發熱如火欲得冷水灌之舉家汲水灌之如沃焦石如此三日銷耗骨立乃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之視其被內唯有皮頭足具如蟬蛻也去十餘年忽還家容色少壯鬢髮鬢黑語家人曰七月七日王君當來其日可多作飲食以供從官至其日經家乃借瓮器作飲食百餘斛羅列布置庭下是日王君果來未至先聞金鼓簫管人馬之聲比近皆驚莫知所在及至經舍舉家皆見遠冠遠遊冠朱衣虎頭鬚囊五色綬帶劔黃色少髭長短中形人也乘羽車駕五龍龍各異色前後麾節幡旗導從威儀奕奕如大將軍也有十

二伍伯皆以臘封其口鼓吹皆乘龍從天而下懸集於庭從官皆長丈餘不從道衢既至從官皆隱不知所在唯獨見遠坐耳須臾引見經父母兄弟因遣人召麻姑亦莫知麻姑是何人也言曰王方平敬報久不到民間今來在此想姑能暫來語否須臾信還不見其使但聞信語曰麻姑載拜不相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序拜敬無階煩信承來在彼食頃卽到先受命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還還便親觀願未卽去如此兩時聞麻姑來來時亦先聞人馬聲既至從官半於遠也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可十八九許於頂上作髻餘髮散垂至腰衣有文采又非錦綺光彩耀目不可名狀皆世之所無也人拜遠遠爲之起立坐定各進行厨皆金盤玉盃無限也餽膳

多是諸花而香氣達於內外擘脯而食之云擘脯麻姑自說云接待以來已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又水淺於往日會時畧半耳豈將復爲陵陸乎遠嘆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麻姑欲見蔡經母及婦等時經弟婦新產數日姑見知之曰噫且立勿前卽求少許米來得米擲之墮地謂以米祛其穢也視其米皆成丹砂遠笑曰姑故年少也吾老矣不喜復作如此狡獪變化也遠謂經家人曰吾欲賜汝輩美酒此酒方出天厨其味醇醲非俗人所宜飲飲之或能爛腸今當以水和之汝輩勿恠也乃以斗水合升酒攪之以賜經家人人飲一升許皆醉良久酒盡遠遣左右曰不足復還取也以千錢與餘杭姥乞酤酒須臾信還得一油囊酒五斗許使傳餘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

中尊飲耳麻姑手爪似鳥經見之心中念曰背大瘻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也遠已知經心中所言即使人牽經鞭之謂曰麻姑神人也汝何忽謂其爪可爬背耶但見鞭着經背亦莫見有人持鞭者遠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經比舍有姓陳者失其名嘗罷縣尉聞經家有神人乃詣門叩頭求乞拜見於是遠使引前與語此人便欲從驅使比於蔡經遠曰君且向日而立遠從後觀之曰噫君心邪不正終未可教以儒道當授君地上主者之職司臨去以一符并一傳著以小箱中與陳尉告言此不能令君度世止能存君本壽自出百歲向上可以禳災治病者命未終及無罪者君以符到其家便愈矣若邪鬼血食作祟禍者便此符以傳勅吏遣其鬼君心中亦當知其輕重臨時以

意治之陳以此符治病有效事之者數百家壽一百一十一歲而死死後子弟行其符不復驗矣遠去後經家所作飲食數百斛皆盡亦不見有人飲食也經父母私問經曰王君是何神人復居何處經曰常在崑崙山往來羅浮括蒼等山山上皆有宮室主下曹事一日之中與天上相反覆者十數過地上五嶽生死之事皆先來告王君王君出城盡將百官從行唯乘一黃麟將十數侍人每行常見山林在下去地常數百丈所到則山海之神皆來奉迎拜謁其后數十年經復暫歸家遠有書與陳尉其書廓落大而不可工先是人無知方平名遠者因此乃知之陳尉家于今世世存錄王君手書并符傳於小箱中

出神傳

伯山甫

伯山甫者雍州人也入華山中精思服食時時歸鄉里省親如此二百年不老到人家卽數人先世以來善惡功過有如臨見又知方來吉凶言無不效其外甥女年老多病乃以藥與之女時年已八十轉還少色如桃花漢武遣使者行河東忽見城西有一女子笞一老翁俛首跪受杖使者問之曰此翁乃妾子也昔吾舅氏伯山甫以神藥授妾妾教子服之不肯令遂衰老行不及妾故杖之使者信仙也可見秦皇漢武好服仙丹而山去出神傳壽反不及此老翁則仙藥亦可服可不服耳

馬鳴生

馬鳴生者臨淄人也本姓和字君賢少爲縣吏捕賊爲賊所傷當時暫死忽遇神人以藥救之便活鳴生無以報之遂棄職隨神初但欲冶金瘡方耳後知有長生之道乃終隨之爲負笈西之女几山北到玄丘南至廬江周遊天下勤苦歷年及受太陽神丹經三卷歸入山合藥服之不樂昇天但服半劑爲地僊恒居人間不過三年輒易其處時人不知是僊人也架屋語僕從車馬並與俗人皆同如此展轉經歷九州五百餘年人多識之悉泯其不老後乃白日昇天而去出神傳

李八百

李八百蜀人也莫知其名歷世見之時人計其年八百歲因以爲號或隱山林或出市廛知漢中唐有公志不遇明師欲教授之乃先往試之爲作客傭賃者公昉不知也八百驅使用意異於他客公昉愛異之八百乃僞病困當欲死

先又喫了半劑

此與越王嘗
黃曰一不以
情吾恐妻與
婢亦不能命也

公昉卽爲迎醫合藥費數十萬錢不以爲損憂念之意形於顏色八百又轉作惡瘡周徧身體膿血臭惡不可忍近公昉爲之流涕曰卿爲吾家使者勤苦歷年常得篤疾吾取醫欲令卿愈無所吝惜而猶不愈當如卿何八百曰吾瘡不愈須人舐之當可公昉乃使三婢三婢爲舐之八百又曰婢舐不愈若得君爲舐之卽當愈耳公房卽舐復言無益欲公昉婦舐之最佳又復令婦舐之八百又告曰吾瘡乃欲差當得三十斛美酒浴身當愈公昉卽爲具酒着大器中八百卽起入酒中浴瘡卽愈體如凝脂亦無餘痕乃告公昉曰吾是僊人也子有志故此相試子真可教也今當授子度世之訣乃使公昉夫妻并舐瘡三婢以其浴酒自浴卽皆更少顏色美悅以丹經一卷授公昉公昉入

雲臺山中作藥藥成服之僊去出神

李阿

李阿者蜀人傳世見之不老常乞於成都市所得復散賜與貧窮者夜去朝還市人莫知所止或往問事阿無所言但占阿顏色若顏色欣然則事皆吉若容貌慘戚則事皆凶若阿含笑者則有大慶微嘆者則有深憂如此候之未嘗不審也有古強者疑阿異人常親事之試隨阿還所宿乃在青城山中強後復欲隨阿去然身未知道恐有虎狼私持其父大刀阿見而怒強曰汝隨我行那畏虎也取強刀以擊石刀折壞強憂刀敗至且隨出阿問強曰汝愁刀敗也強言實恐父恠怒阿則取刀左手擊地刀復如故強隨阿還成都未至道逢人奔車阿以脚置其車下轆脚皆

折阿即死強怖守視之須臾阿起以手撫脚而復如常強
年十八見阿年五十許強年八十餘而阿猶然不異後語
人被崑崙山召常去遂不復還也出神仙傳

太平廣記卷第七

太平廣記卷第八

神僊八

劉安

陰長生

張道陵

劉安

漢淮南王劉安者漢高帝之孫也其父厲王長得罪徙蜀
道死文帝哀之而裂其地盡以封長子故安得封淮南王
時諸王子貴後莫不以聲色游獵犬馬為事唯安獨折節
下士篤好儒學兼占候方術養士數千人皆天下俊士作
內書二十二篇又中篇八章言神僊黃白之事名為鴻寶
萬畢三章論變化之道凡十萬言武帝以安辯博有才屬
為諸父甚重尊之特詔及報書常使司馬相如等共定草
乃遣使召安入朝嘗詔使為離騷經日受詔食時便成奏
之安每宴見談說得失及獻諸賦頌表入夜出乃天下道

劉安學仙事
他傳亦載之茲
所記年多抱遺
章強之強愈
竟著唐

折阿即死強怖守視之須臾阿起以手撫脚而復如常強
年十八見阿年五十許強年八十餘而阿猶然不異後語
人被崑崙山召常去遂不復還也出神仙傳

太平廣記卷第七

太平廣記卷第八

神僊八

劉安

陰長生

張道陵

劉安

漢淮南王劉安者漢高帝之孫也其父厲王長得罪徙蜀
道死文帝哀之而裂其地盡以封長子故安得封淮南王
時諸王子貴後莫不以聲色游獵犬馬為事唯安獨折節
下士篤好儒學兼占候方術養士數千人皆天下俊士作
內書二十二篇又中篇八章言神僊黃白之事名為鴻寶
萬畢三章論變化之道凡十萬言武帝以安辯博有才屬
為諸父甚重尊之特詔及報書常使司馬相如等共定草
乃遣使召安入朝嘗詔使為離騷經日受詔食時便成奏
之安每宴見談說得失及獻諸賦頌表入夜出乃天下道

劉安學仙事
他傳亦載之茲
所記年多抱遺
章強之強愈
竟若唐

詞氣欠順

書及方術之士不遠千里卑辭重幣請致之於是乃有八
公詣門皆鬚眉皓白門吏先密以白王王使閤人自以意
難問之曰我王上欲求延年長生不老之道中欲得博物
精義入妙之大儒下欲得勇敢武力扛鼎暴虎橫行之壯
士今先生年已耆矣似無駐衰之術又無責育之氣豈能
究於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鈎深致遠窮理盡性乎三者既
乏餘不敢通入公笑曰我聞王尊禮賢士吐握不倦苟有
一介之善莫不畢至古人貴九九之好養鳴吠之枝誠欲
市馬骨以致騏驎師郭生以招羣英吾年雖鄙陋不合所
求故遠致其身且欲一見王雖使無益亦豈有損何以年
老而逸見嫌耶王必若見年少則謂之有道皓首則謂之
庸叟恐非發石採玉探淵索珠之謂也薄吾老今則少矣

陸沉報

法多生強

言未竟八公皆變為童子年可十四五角髻青絲色如桃
花門吏大驚走以白王王聞之足不履跣而迎登思僊之
臺張錦帳象牀燒百和之香進金玉之几執弟子之禮北
面叩首而言曰安以凡才少好道德羈鎖世務沉淪流俗
不能遣累負笈山林然歲夜饑渴思願神明沐浴滓濁精
誠淺薄懷情不暢邈若雲漢不期厚幸道君降屈是安祿
命當蒙拔擢喜懼并營不知所措唯願道君哀而教之則
螟蛉假翼於鴻鵠可冲天矣八童子乃復為老人告王曰
餘雖復淺識備為先學聞王好士故來相從未審土意有
何所欲吾一人能坐致風雨立起雲霧畫地為江河撮土
為山嶽一人能崩高山塞深泉收束虎豹召致蛟龍使役
鬼神一人能分形易貌坐存立亡隱蔽六軍白日為暝一

德而言之祇
是一樣本領

丹既成何以不
服

沈得字強之
玉

無藉者豈遂
可証耶神仙
言不應有商

人能乘雲步虛越海凌波出入無間呼吸千里一人能入
火不灼入水不濡亦射不中冬凍不寒夏曝不汗一人能
千變萬化恣意所爲禽獸草木萬物立成移山駐流行宮
易室一人能煎泥成金凝鉛爲銀水鍊入石飛騰流珠乘
雲駕龍浮於太清之上在王所欲安乃日夕朝拜供進酒
脯各試其向所言千變萬化種種異術無有不效遂授玉
丹經二十六卷藥成未及服而太子遷好劍自以人莫及
也于時郎中雷被召與之戲而被誤中遷遷大怒被怖恐
爲遷所殺乃求擊匈奴以贖罪安聞不聽被大懼乃上書
於天子云漢法諸侯壘閣不與擊匈奴其罪入死安合當
誅武帝素重王不咎但前安二縣耳安怒被被恐死與伍
被素爲交親伍被曾以私得罪於安安怒之未發二人

恐爲安所誅乃共誣告稱安謀反天子使宗正持節治之
八公謂安曰可以去矣此乃是天之發遣王王若無此事
日復一日未能去世也八公使安登山大祭埋金地中卽
白日昇天八公與安所踏山上石皆陷成跡至今人馬跡
猶存八公告安曰夫有藉之人被人誣告者其誣人當卽
死滅伍被等今當復誅矣於是宗正以失安所在推問云
王儂去矣天子悵然乃諷使廷尉張湯奏伍被云爲畫計
乃誅二被九族一如八公之言也漢史祕之不言安得神
僊之道恐後世人主當廢萬機而競求於安道乃言安得
罪後自殺非得僊也按左吳記云安臨去欲誅二被八公
諫曰不可儂去不欲害行更況於人乎安乃止又問八公
曰可得將素所交親俱至彼便遣還否公曰何不得爾但

百矣何復之者
盈天下并不同有
如施濟一錢也豈神
仙亦施世運為持
而以怪者居心邪

二十人尸解餘並白日昇天抱朴子曰洪聞諺書有之曰
子不夜行則安知道上有夜行人今不得僊者亦安知天
下山林間不有學道得仙者陰君已服神藥未盡昇天然
方以類聚同聲相應便自與僊人相集尋索聞見故知此
近世諸僊人數耳而俗民謂為不然以已所不聞則謂無
有不亦悲哉夫草澤間士以隱逸得志以經藉自娛不耀
文采不揚聲名不修求進不營聞達人猶不能識之况僊
人亦何急急令聞達朝闕之徒知其所云為哉陰君自叙
云漢延光元年新野山北子受僊君神丹要訣道成去世
付之名山如有得者列為真人行乎去來何為俗聞不死
之要道在神丹行氣導引俛仰屈伸服食草木可得延年
不能度世以至乎僊子欲聞道此是要言積學所致無為

三五字皆凶字之
誤或古淡字印

我若被點金亦不
敢事王侯矣但人
人都有生而無死恐
天地間無容足之處

合神上士為之勉力加勤下愚大笑以為不然能知神丹
久視長安於是陰君裂黃素寫丹經一通封一文石之函
置嵩高山一通黃樞之簡漆書之封以青玉之函置太華
山一通黃金之簡刻而書之封以白銀之函置蜀綏山一
封練書合為十篇付弟子使世世當有所傳付又著詩三
篇以示將來其一曰惟余之先佐命唐虞爰逮漢世紫艾
重紆獨好道而為匹夫高尚素志不仕王侯貪生得生
亦又何求超跡蒼霄乘龍駕浮青承靈寶我為雙足火
不灼蹈波不濡道遙太極何處何憂傲戲仙都顧愍羣愚
年命之逝如彼川流奄忽木幾泥土為僞奔馳索死不肯
暫休其二章曰之聖師體道之真升降變化喬松為隣
唯余同學十有二人寒苦求道歷二十年中多怠墮志行

黃白已成貨財千億
可見神仙亦以有錢
乃重

不堅痛乎諸子命也自天天不妄授道必歸賢身沒幽壤
何時可還嗟爾將來勤加精研勿為流俗富貴所牽神道
一成升彼九天壽同三光何但億千其三章曰惟余束髮
少好道德棄家隨師東西南北委放五濁避世自匿三十
餘年名山之側寒不逞衣饑不暇食思不敢歸勞不敢息
奉事聖師承歡悅色面垢足胝乃見
不測妻子延年咸享無極黃白已成貨財千億使役鬼神
玉女侍側今得度世神丹之力陰君處民間百七十年色
如女子白日昇天而去出神
仙傳

張道陵

張道陵者沛國人也本太學書生博通五經晚乃歎曰此
無益於年命遂學長生之道得黃帝九鼎丹法欲合之用

據三國志載陵
即漢中張魯
之祖人又史載江
西廣信府龍虎
山張道陵家世
以邪法傳世能
驅雷伏魔至今
猶存但一係沛國
人一係廣信人名
因而所居各異正
者註未載明將

藥皆糜費錢帛陵家素貧欲治生營田牧畜非已所長乃
不計聞蜀人多純厚易所教化且多名山乃與弟子入蜀
作嵩山著作道書二十四篇乃精思鍊志忽有天人下
千乘萬騎金車羽蓋驂龍駕虎不可勝數或自稱柱下史
或稱東海小童乃授陵以新出正一明威之道陵受之能
治病於是百姓自然奉事之以為師弟子戶至數萬即立
祭酒分領其戶有如官長并立條制使諸弟子隨事輪出
米絹器物紙筆樵薪什物等領人修復道路不修復者皆
使疾病縣有應治橋道於是百姓斬草除澗無所不為皆
出其意而愚者不知是陵所造將為此文從天上下也陵
又欲以廉耻治人不喜施刑罰乃立條制使有疾病者皆
疏記生身已來所犯之辜乃手書投水中與神明共盟約